

辜鴻銘

白話文人物志
李春陽

五四運動以前，能以西文寫作並在域外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人有兩位，皆為福建人，陳季同(Tcheng Ki-Tong)和辜鴻銘(Ku Hung-Ming)。陳季同的法文著作《中國人自畫像》、《中國和中國人》一八八四年在巴黎出版，次年被譯為英文德文，另有《中國人的戲劇》《中國的娛樂》《中國的社會組織》《黃衫客傳奇》(法文長篇小說)等，以及翻譯的法文版《聊齋志異》，法郎士有讚譽性評論。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中國札記》(內含《尊王篇》)、《中國的牛津運動》(中文版名為《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國人的精神》(即《春秋大義》)和英譯《論語》、《中庸》的出版，比陳季同晚了大約二十年。

這兩位福建人年齡相差五歲，年長的陳季同生於福建侯官，書香門第，十六歲入船政學堂習法語，二十五歲被派往法國，此後在巴黎和柏林任清政府駐外武官十五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半島西側的檳榔嶼，其曾祖父移居此地，祖父、父親都曾為英國政府工作，家族講閩南話、英語和馬來語。辜鴻銘十歲的時候，以義子身份隨英國人布朗夫婦去了蘇格蘭，接受了十五年的西方教育，愛丁堡大學(托馬斯卡萊爾時任校長)文學碩士畢業後，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師文憑，後在巴黎學習法語。二十五歲時辜鴻銘完成了自我的西式教育，踏上中國的土地並開始讀中國書。

陳季同將軍的官服照片被刊在巴黎的雜誌上，他出入歐洲上流社會，揮金如土，陷入債務危機後被罷了官召回國內，他的風

月軼事被曾樸寫進小說《孽海花》。辜鴻銘醉心於中國士大夫傳統生活方式，娶小腳女人為妻，納日本婦人為妾，在北京椿樹胡同家中接待慕名而來的訪客，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等等。他在尊君與共和、守舊與革命、國粹與西化等系列的對立衝突中，堅定不移地贊成前者，逆時代潮流而行。

民國以後辜鴻銘任教北大，在眾目睽睽下拖着辮子，還嫌不夠惹眼，不知從哪裏尋來個壯漢，同樣拖着辮子做他的人力車夫，招搖過市。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了，北京城內禁止娛樂三天，辜鴻銘請了戲班子在自家院子辦堂會，請了很多洋人，連唱三天大戲，警察弄不清這些人底細，只好裝聾作啞。

「辦帥」張勳有一年生日，辜鴻銘集聯為賀：「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沒了，王公大臣頭戴的官帽找不到了，但是大帥和他本人頭上的辮子依然獨存，凌霜傲雪，不隨流俗。據傳辜鴻銘說過，「如我操生殺之柄，必殺兩人以謝天下，嚴又陵、林琴南。嚴譯《天演論》使國人知競而不言理，林譯《茶花女》誣淫誣盜，使一班男女不復知禮教為何物。」嚴復和林紓皆其福建同鄉。

辜鴻銘把漢語書面語分為三類，簡單欠修辭的語文、通行的語文和高度優雅的語文。以他個人的這個標準來看，白話文運動所造就的我們今天的中國語文，應是前兩者。辜鴻銘說：「要想懂得書面漢語，尤其是我所謂的高度優雅的漢語，你就必須使你的全部天賦——心靈和大腦，靈魂和智慧的發展齊頭並進。」廢除了文言，簡化了漢字，的確是降低了書面語言的難度，有一句希臘諺語，「美的東西，就意味着難」。

(二十)

雞尾茶

人與事
海龍

凡喝茶者，即使入門級的新手也知道喝茶在乎純淨單一。一茶一味、切忌串味兒。茶，正是越新越好，特別是綠茶。即使當年無名的地方新茶，味道也強過名貴的陳年老茶。

這個道理我懂。我茶齡近半世紀了，雖然離喝過名茶還早，但一般各地名茶包括海外的(其實外國茶倒沒啥真名堂，大多只如「凡爾賽」般名聲或行頭唬人而已)大都喝過，也能說出個所以然。

那我為什麼又能犯個連生手都不會犯的錯誤呢?——全應該怪前兩年新冠疫情。本來疫情前我幾乎每年回國，回國當然茶事不斷，各路友朋常送上當年新茶。這些年，送禮是門學問，價格、意義、便攜與否以及是否符合對象愛好等都是考量範圍。茶容易攜帶、易於保存。更重要的是，茶是個長期性耗材，一斤茶能喝上幾個月，天天會想到送茶的朋友。

所幸我喝茶比較廣譜，大部分茶品都能接受。但所獲最多是綠茶。一是綠茶比較名貴，再是綠茶都要當年新。新綠很嬌美，但喝多了也傷胃。綠茶不耐泡，也是它的弱處。所以好的烏龍也是我的心頭好。每年回國收穫龍井、碧螺春、猴魁、毛峰，各種雲霧茶喝不完，我還要專門買鐵觀音攜回紐約。

新冠疫情給我的茶事刺了車。剛開頭一年我尚無虞，第二年開始捉襟見肘。我是老茶缸，茶葉消耗量頗大，存貨能有一年已屬不易。第二年開始從犄角旮

旮搜，包括陳茶、菊花茶、過去瞧不上偶然放在壁櫥或不起眼角落的各種茶都消耗殆盡。最後無奈開始喝袋茶，乃至於一些鮮花茶水果茶都嘗試了，最後發現有些不是聊勝於無而是不如不喝。

新冠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地鐵和街邊超市都不開放，等到紐約唐人街開放後冒險去購一些花茶、鐵觀音，但是旋即無貨；最後還掃貨了一些菊花茶。其後，我又在芝加哥華人超市買到了台灣炭烤烏龍、在韓國店買到了大紅袍，還有一些各類綠茶。可惜都是陳年的。但這些真成了「救命稻草」。陳茶有陳味兒喝久生膩，無奈我又無法戒茶。也是湊巧，有次綠茶將盡，我投入茶杯一大撮菊花，滾水泡出，居然味道不壞。小試牛刀有所斬獲後我樂此不疲，從而開始了我喝茶的「第二春」，發明了「雞尾茶」。

我嘗試過將各種綠茶雜交泡(當然不捨得頂級好茶，只限二三流者)，也將花茶跟其他茶排列組合試過。當然，我烏龍茶欠缺時也將它與花茶綠茶菊花和紅茶組合過。這類「雞尾茶」嘗試中，能當做業績來炫耀的幾乎一個沒有。但是它的確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反正是茶加茶，混合後也許能中和而逼出一些不好的味道，使茶變濃。

對，使茶變濃，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嫁接、試驗、疊加過不少種茶混喝，甚至中西合璧。但我的「雞尾茶」不喜歡摻酒，也沒加過蘇打水或可樂之類。這是我的原則。茶，不管如何，它仍然應該是茶，不應該走到另類路子上去。西人發明雞尾酒，我則發現「雞尾茶」；如遇窘境如我，缺茶者不妨一試，聊勝於無。



大自然的調色盤



市井萬象

近日，武漢東湖迎來了初冬的絢麗景致，色彩斑斕如調色盤。

中新社

神秘紙牌

英倫漫話
江恆

西方流行的塔羅牌，是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紙牌娛樂遊戲，很多人想不到，這些令人眼花缭亂的卡片，竟與人文科學有着緊密聯繫。有關塔羅牌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一般相信隨着紙牌遊戲於十四世紀首次傳入歐洲，塔羅牌開始流行，當時卡片上主要圖案是聖杯、金幣、法杖和寶劍。隨着文藝復興時期印刷術的普及，讓擁有華麗圖案的塔羅牌得到廣泛傳播。順便一提，我們今天熟悉的方塊、梅花、黑桃和紅心四種花色，也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由法國人發明進而風靡的，因為它們更容易複製，比如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的名作《打牌作弊者》，畫中的騙子似乎將梅花四和紅心七藏在背後，證明十六世紀該遊戲已很常見。

隨着時間推移，塔羅牌變得陳舊和晦澀，人們開始對它重新詮釋。當十八世紀末哥德小說興起，以及人們對超自然現象的新興趣，塔羅牌原始古老的形象被賦予了「超凡脫俗」的力量。從那時起，神秘主義者開始涉足塔羅牌，許多人利用這些牌卡作為占卜工具預測未來。以英國為例，在維多利亞時代塔羅牌非常受歡迎，人們舉行塔羅牌派對去算命，通靈者還會帶着這些牌去降神會。目前世界上最通行的韋特塔羅牌，就是在那個時代發明的。

當時塔羅牌的影響有多大?以英國為例，在十九世紀末，致力於研究占星術、神秘學以及超自然現象的秘密團體「金色黎明」宣告成立，由其成員設計了一副具有創新意義的卡牌，每張牌都在訴說一個故事，這就是如今市面流行的萊德偉特塔羅牌。而眾多藝術家和作家成了該團體的成員，包括「神秘主義者」詩人葉芝、恐怖小說《德古拉》作者布萊姆·斯托克，以及藝術家帕梅拉·史密斯等。詩人艾略特在詩歌《荒原》中提到的「邪氣的紙牌」，正是風靡一時的塔羅牌。事實上，這種神秘學也衍生出翻花繩等占卜手段，像是英國作家史蒂文森自幼體弱多病，他的父親為幫他治病，在求醫問藥無果後，撰寫了一本名叫《靈界精神的形態——翻花繩的奧義與啟示》的書，據說某種程度

上啟發了他長大後寫出《金銀島》《化身博士》等充滿想像力的小說。

在歷史學者看來，以塔羅牌為代表的神秘學能在維多利亞時代大行其道，與英國工業革命帶來的衝擊和後達爾文時代英國人的身份焦慮密切相關。比如，隨着一八五一年倫敦博覽會上的新科技讓人大開眼界，宗教吸引力日益下降，教會權威的衰落也不可避免。在宗教傳統的束縛力被大幅削弱的時候，人們開始熱衷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如果說用望遠鏡觀察天體是科學，那麼在很多人眼中，用塔羅牌占卜運勢、用通靈板召喚鬼魂也是科學，況且塔羅牌比望遠鏡更方便入手。在此背景下，一八八二年倫敦成立了心靈現象研究會，該組織直到今天還在活動，是維多利亞時代為數不多的遺產。

另一方面，當一八五九年英國科學家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指出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可能源自共同祖先的演化，對於受宗教禁錮上千年的英國人來說可謂石破天驚。英國詩人馬修·阿諾德在《多佛海灘》中，形象地描繪了英國人的這種信仰危機：「信仰之海/曾幾何時/水漲潮滿/宛如玉帶/環繞世界。而今但聞/退潮咆哮/悲悽悠長/天際曠遠/昏暗寂寥/此間惟餘/禿石一灘。」用英國學者詹姆斯·韋伯的話說，在理性的時代後，是非理性的時代。由變革導致的恐懼、不安和焦慮，從人們那裏奪走他們所剩無幾的安全感，並隨着集體不安感的逐漸增大，人們轉向了「靈魂不朽」這一終極慰

藉。他們可以當着達爾文這個「怪物」的面喊出，他們知道自己不僅僅是生物學過程的產物，也擁有關於來世實在的「科學證據」，塔羅牌便成了很多人的精神依靠。

在藝術領域，塔羅牌激發了現代藝術家的靈感，反過來也增添了它的魅力。比如，畫家達利做過一副塔羅牌，他將新藝術風格的華麗與流行藝術的智慧融為一體，堪稱他晚期作品中最真實的超現實主義作品。法國藝術家妮基·聖法勒更進一步，她設計了位於托斯卡納的塔羅牌花園，將塔羅牌呈現為巨大的五彩雕塑，邀請人們在符號迷宮中漫步，邊走邊算命。

塔羅牌對文學和影視的影響，同樣有助加深人們對它的記憶。例如，一九六五年英國電影《恐怖博士的恐怖屋》，主人公把背包拿出來讓車廂裏的人抽，他們都拿到了同一張死亡牌，這是標準的塔羅牌遊戲。伊塔洛·卡爾維諾在他一九七三年的小說《命運交叉的城堡》中寫道：一群陌生人身處一座城堡中，被剝奪了言語能力，必須使用塔羅牌來講述各自的故事，一個年輕人透過選擇紙牌發現自己是哈姆雷特。作家威廉·格雷沙姆在《噩夢巷》一書中，索性用一副塔羅牌把全書串聯起來，開篇題為「愚者」，最後一章的題目是「倒吊人」。而英國出版商皮爾森的《牌中命運》一書積極向上，他說，塔羅牌讓我們知道，人生如牌陣，無論眼下的境況有多糟，也許下一張揭開的牌就是希望。



▲意大利畫家卡拉瓦喬的名作《打牌作弊者》。

天凝新雪黃昏後

人生在線
李仙雲

當二十四節氣的輪盤轉至大雪，自然萬物在雪虐風饑中換上了冬日盛裝，仲冬的門扉正式開啟。在凜冽寒風的呼嘯中，雪花踮躅而來，她白袖揮舞間，漫天的雪花紛紛飄落，空中如玉蝶漫舞，冰凝雪積，玉樹瓊枝，白茫茫的大地妝扮玉砌，讓人凝望間如遁安徒生童話裏。

晶瑩剔透的雪花載滿前塵往事，一粒粒飄入我記憶的心空。少年時代在陝北，那「小雪封地，大雪封河」的酷冷奇寒，憶起如徐徐展開一幅冷雋清美的蒼山雪景圖。當節令進入大雪，一場寒潮襲來，氣溫會降至零下幾十攝氏度，「天凝新雪黃昏後」，在雪花悄無聲息的飄落中，紅泥火爐裏的裊裊青煙滿山坳縹緲。一家人吃着熱騰騰的飯菜，圍爐而坐，燈火可親，滿屋子的熱氣直往窗玻璃上竄，粒粒水珠遇冷凝成一幅山川逶迤、花開滿枝、虎嘯風翔的絕美冰窗花圖。最喜翌日大雪初霽，我們迫不及待一腳踏入厚已盈尺的雪堆裏，在「咔嚓咔嚓」聲裏，腳底打滑着直奔山腳下

的大河，那裏是我們的天然溜冰場。膽小的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被小夥伴「狗拉雪橇」般一把拽着向前滑行，尖叫聲響過四野。陽光穿過雲層傾瀉而下，冰面發出鑽石般耀眼光芒。那束光穿透歲月，也讓快樂在心中持久蕩漾。

十八歲那年大雪，黃昏時分，窗外飄起了鵝毛大雪。下班歸來的父親帶着一身寒氣，將我從病床上扶起，他一圈圈在我膝蓋上裹纏好護具，我拄着雙拐在他的攙扶下像驢拉磨子，艱難地在房間來回踱步。彼時的我消沉懶散，每前行一步腳下都似有千金重。大汗淋漓地行至窗前，忽看到一隻小鳥棲落在光禿禿的樹枝上，白雪已覆蓋了牠的羽毛，我不知牠何以不尋一溫暖的窠臼避雪，但那鴛鴦孤影，瞬間就刺痛了我。父親擦拭着我額頭的汗珠，剝了一粒板栗送入我的口中，扭頭看到母親坐在燒得通紅的火爐邊包餃子，家鄉的習俗大雪食餃。那元寶狀的餃子望之喜慶祥和。那天，瑟瑟寒風拍打窗戶吱吱作響，可有雙親可依的日子，我的心間暖意融融。

又是一年大雪至，江南無雪暖陽升，在杲杲冬陽裏，我沿河邊甬道一路前行，清冽冽的河水似撒了無數明珠，陽光下閃耀着

熠熠光芒。公園裏四處都留下我的輪椅車轍印，在黃葉飄飛滿目蕭瑟中，一側的水杉樹林下，大吳風草擎舉着一朵朵小黃花，開得璀璨炫目，那瑩瑩花瓣像一個個小太陽，扮靚林間也讓人眼前一亮。這逆季傲綻的倔強小花，兀自清香凌寒而開，在這種冬讓人心間多了一份柔柔清歡。大雪時節的公園，最迷人的麗景要數湖畔的落羽杉，它們如羽毛般輕柔唯美的葉子，被風霜雪雨醉染得紅中帶橘，淺棕深褐，斑斕明艷。它們如熊熊火焰在枝頭恣意燃燒，望得人心兒暖暖情思旖旎。最吸引我的是它的膝狀根，那裸露於地面「會呼吸」的根，有的像壽星捧桃，有的像十八羅漢，它們或沉思或靜默，禪韻悠悠滌人心魄，瞬間就能讓焦躁煩憂的心安頓下來。

黃昏時氣溫驟降，行至一郊野，天空竟零星飄起了雪花，正如民諺所言：大雪有雪是豐年，來年又將是個好年景。低頭忽看到花園裏，一朵紫盈盈的馬蘭花在風中搖曳，「荔挺出」這大雪的三候之一，是指此花感受到天地陽氣萌動，在破土抽芽。可這急先鋒卻寒獨綻，春從寒中生，它也讓我任柔柔花瓣間，嗅到了春的律動與氣息。